焦氏類林

焦氏類林卷之三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賈傅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
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仞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敢是田患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華陽國志○又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宮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勑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
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闗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禱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輿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輿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揔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奴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山
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
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隷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巳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巳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緜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贓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勸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絍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之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之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長沙耆舊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翳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illegible]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敎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愼沙門道研繞貲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樊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閒權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為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汝南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嘗以大鴻臚始出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略

傅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
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
達卞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
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
節爲名士　鄧粲晉紀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
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
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
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

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曰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淸儉强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淸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其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寮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為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頻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後魏書

李會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會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奴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還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李崇除兖州舊多刼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嘗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韋絢戎幕閒談）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為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舁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劉絢書

崔鄙治陜以寛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鄧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陜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鄧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李文公集　學宮

〔版心〕襄城侯筦留鑰時刻此於應天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眞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酇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曰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素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東軒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敎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

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婦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難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其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餓死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肎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 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

虞苞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具員而已惟樂祇五業並授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臨事攅與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淸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靑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
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
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
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
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徽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
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輅別傳

何晏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晏言笑曰何刪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衞

子孫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
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攺學曰許氏章句列
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陳留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
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
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
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
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爲八帙又別鈔

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見宋故事撰次語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欒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

柱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術類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説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俣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志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 論語讖○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揩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揚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祖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張伯松不好揚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古文苑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

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

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内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華陽國志○長文閒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鐵緣杖桑之卦數曰桑無蘖蘖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 蔡允錄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機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擬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濡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晏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

後飲譙既倦廣尋經史二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既贍
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
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
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
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孝綽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北里志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藳
全子棲毋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微文王卅）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乂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畫鶴記西番寫定商山記於屛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妳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古使書不寘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無復踰此 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鎭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勑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爲時所稱 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没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顔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芙蕖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
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
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朏
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謝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閣筆不復為繼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雪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毎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夸耀高郢傳。○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五代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說苑。○以下勤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拆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楊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與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
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遵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下隱逸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
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

修短懸於天乎。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沈驎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禀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眞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三二年滿數十篋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

宋人詩讀書豈為聲名計只恐癡獃惹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埽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季直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璪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兒。

矦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爲刻之　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以下敏捷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 歸田録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 道一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 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聖宋摭遺）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與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鮺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

束晳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撿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苦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壯武王粲謂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
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
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𥡴酒而作㮰字昉問此
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問酒有千日
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
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𢓃里昉郎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彛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曾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隷之謂之隷事使賓客隷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隷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
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
年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
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
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白事綰對[illegible]其
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
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
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之朝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亾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袁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勑召祖瑩與李琰之
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

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畫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録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話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虚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𩦺鼠曼倩識騶虞儼光錄

蜼以醉反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彦齡筆錄